

紅 索 第101

四幕七場話劇

三千里江山

根據楊朔著同名小說改編
向陽 韋鏗 熊大絨編劇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教育部批准）

三年制江画

（教育部批准）
（教育部备案）



四幕七場話劇

三千里江山

(根據楊朔著同名小說改編)

向陽 韋鏗 熊大紱 編劇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是根据楊朔原著同名小說改編的。它描寫了1950年十一月初到1951年春抗美援朝運輸戰綫上的斗争。当时的运输工作是抗美援朝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斗争的中心是抢救、抢修、抢运。敌人依靠飞机轰炸和特务破坏；我們則依靠高度的觉悟，高度的智慧和勇敢。本剧通过中國人民鐵路援朝大隊的吴天宝、車長杰、姚長庚、姚志蘭等人物的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表现了偉大的國際主义和愛國主义的精神和力量。

根据舞台藝術的要求，改編者在情節、結構、布局与人物塑造上对原著都作了較大的改动。本剧適合于上演与供一般文藝愛好者閱讀。

三 千 里 江 山

楊 朔 原 著

向 陽 韋 鏗 熊 大 綏 編 劇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250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5/16 插頁 7 字數 87,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7,000 定價(7) 0.48 元

人 物 表

- 姚長庚** 鐵路老工人，工務段長。黨員。四十八歲。
- 姚大嫂** 姚長庚的妻。四十六歲。
- 姚志蘭** 電話員。姚長庚的女兒。青年團員。十九歲。
- 吳天寶** 火車司機。姚志蘭的未婚夫。青年團員。二十二歲。
- 小 朱** 電話員。十八歲。
- 車長杰** 鐵路工人。三十歲。
- 車大嫂** 車長杰的妻。二十八歲。
- 李春三** 鐵路工人。二十四歲。
- 劉福生** 火車副司機。吳天寶的助手。二十五歲。
- 武 震** 鐵路援朝大隊隊長兼政委。三十五歲。
- 金 橋** 鐵路援朝大隊秘書。黨員。三十歲。
- 大 亂** 武震的通訊員。十七歲。
- 老 包** 炊事員。五十四歲。
- 周 海** 鐵路援朝大隊電務科科長。三十一歲。
- 鄭超人** 鐵路技術員。二十五歲。

志願軍聯絡員

醫務人員

中國民工

安奎元 朝鮮鐵道聯隊聯隊長。三十五歲。

禹蘭大 朝鮮火車司機。二十九歲。

禹芬子 禹龍大的女兒。七歲。

阿志媽妮 朝鮮民工隊隊長。三十歲。

康文采 朝鮮女電話員。阿志媽妮的小姑。二十三歲。

將軍呢 阿志媽妮的兒子。八歲。

朝鮮难民

朝鮮民工

李匪特务一人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志願軍出國后十日)。

地點 遼寧省安東市鴨綠江北岸，姚長庚的家。

布景 工人住宅。这里本是姚長庚夫妇的臥室，現在預備給吳天宝和姚志蘭做新房，房里有在旧家具中布置着新家具，牆上糊着花紙，門上挂了花帘子，房間还未完全布置就緒。桌上放着志蘭的書籍和梳妝用品。床上擺着未做好的大紅被子和枕头，拖着針綫，顯然是剛才有人在这里縫紉着。从正面大窗望出去，可以遙見如林的工厂烟囱和鴨綠江大桥的一部分。

幕啓 傍晚，夕陽照耀着天际，窗外景色絢爛。室內無人。一会，吳天宝出現在門口。吳是火車司机，个子不高，但結实，精悍，充滿活力；皮膚黝黑發亮，一对大眼睛炯炯有光。穿着铁路工人的藍制服，背着背包，披着大衣，手中提着兩瓶酒。

吳天宝 (在門口向內喊)大媽！大媽！……(由外進來)咦！怎么沒有人？……(把大衣、酒瓶和背包放在桌子上，走到側室門口，瞧了瞧)都上哪去啦？(回至桌旁，打量着房里的布置，禁不住內心的喜悅，走至床前，捧起那对粉紅色緞子做的新枕头，喜愛地拍拍松，然后并排地放在床头，退后一步端相着，天真地笑了起來)嘿嘿！吳天宝，你这沒爹沒娘的小伙子，要做新郎罗！

〔这时傳來姚大嫗的声音：“車大嫂，为了我家志蘭的事，这几天可辛苦你啦……回見！回見！”

吳天宝（听見嫗声，忙迎了出去）大媽，大媽！

〔嫗上。身材瘦小，頭髮已略現花白，精神却还健旺。左眼患重砂眼，不时用手帕去擦。見吳，驚喜。

姚大嫗 呀，天宝！你可來啦。見了你大爹和志蘭嗎？……唉，天宝，这几天真把你大媽忙坏啦。离好日子只有三天了，他爺兒倆成天不見影兒，什么事都归上我老婆子啦！想找个人核計核計都不成……（說着，說着，自己也覺得嚕蘇，于是轉口）天宝，你多嚒來的呀？坐下歇會兒。

吳天宝 剛來一會兒。屋里一人沒見，我也正透着奇怪哩！

姚大嫗 就是說嘛，这几天他爺兒倆老是成天不回家，光剩了我老婆子獨個兒瞎轉。好唄，这不早过了下班的時候嗎？還是沒个影兒，这哪像家里有喜事呀！

吳天宝 現在大伙工作都忙呀。（把兩瓶酒交給嫗）大媽，这虎骨酒是給大爹捎來的。（又从背包里摸出一瓶眼藥水）这是給您的眼藥水，是北京宝和堂老店買的，点上几回，眼睛就亮啦！

姚大嫗（接过眼藥水，愉快）天宝，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

吳天宝 上次听您跟志蘭講來着。

姚大嫗 嗯……嗯……沒給志蘭捎点什么？

吳天宝（立刻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紙包，因包得忙乱，露出一角紅綢）您瞧，这不是？

姚大嫗（忙伸手接）衣料？

吳天宝（轉而一想，笑着捏住紙包不放，抱歉地）大媽，这会兒您先

別看，行不？我，我想讓志蘭第一個看。（隨手放回背包里）

姚大孀 這不是逗人急嗎？誰知道她多嚙才能回來！——說說又是氣，她呀，哪像就要出嫁的姑娘，和她爹一個樣，把這家給忘啦！你瞧，時候都不早了，還不回來，唉！……

吳天寶 （沉思地）真的，她再不回來，我可得走了。

姚大孀 怎麼，剛來了又要走？

吳天寶 是呀，要去跑車。大媽，鐵路運輸任務可緊哪！美國鬼子都逼到鴨綠江邊來了。（遠處有飛機聲）你聽，你聽，（拉孀同至窗前，朝外看）他媽的，強盜飛機又不斷來搗亂，影響行車，咱們可不能鬆勁啊！

姚大孀 （感到焦急）是呀，為了這該死的飛機，你大爹整天整夜地在外邊忙着，就讓我老婆子在家瞎轉，真急死人。……喜事可就在後天了；你又要去跑車，這怎麼辦吶？上級不能照顧一下嗎？

吳天寶 要照顧？任務這麼緊，安得下這顆心嗎？——好在這趟車行程短，也許半天，就能趕回來。

姚大孀 那你就得趕啦！

吳天寶 （沉思不語）……

姚大孀 馬上就走？——不能多待一會兒？

吳天寶 （看表）還能稍待一會。……我真想跟志蘭談談。

姚大孀 是嘛。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本來就該多核計核計；你又沒個家，打小沒爹沒娘的，這些事都得你自己拿主意啊！

吳天寶 嗯……

姚大孀 天宝，你餓了吧？我去煨個鷄子兒給你吃。（走向廚房）

吳天宝 （沉思，踱步）怎麼辦呢？她還不回來，這件事又非得跟她談談不可。（走到放着紅被子的床前停下來，深情地）照說呢，結婚可真是件大事，兩下都盼了這麼久，大媽更是忙壞了。可是……可是抗美援朝更要緊呀！……（抬頭注視牆上毛主席像）志蘭她會怎麼想呢？平時她學習、工作哪樣也不輸給別人，我想這意見她准能同意。（看表）真要命，還不回來！（又來回走着。突然似乎有了主意，到桌前坐下）對，先留個條子給她。（從衣袋里取出日記本，撕了一頁，拔出鋼筆，想着）得，就這兩句。（一會，寫好；折成三角形）

（傳來小朱的聲音：“志蘭，志蘭！”一會，小朱上，她個子矮小，蘋果臉，常露着笑容；腦後一對小辮子，老是甩呀甩的。）

小朱 （見吳，驚奇；立即頑皮地）喲，新郎官兒！大喜呀！（手一伸）請客——吃糖！

吳天宝 你呀，就惦着吃！（從背包里取糖時，先拿出那紙包，被朱看見）

小朱 是給志蘭的衣料嗎？洗陽買來的？

吳天宝 北京。

小朱 （信以為真）喝！到底是火車頭，來去便當。（走過來）讓我瞧瞧！

吳天宝 （急忙放進背包里）不行，不行！

小朱 （蹙起嘴）喲——！不看就不看，（斜着眼一瞪）小器鬼！

吳天宝 （笑嘻嘻地）用激將法也不行，我不吃這個。（拿出一袋糖來，抓了一把）喏，吃吧！可得把賬記下，明兒得吃你的。

小朱 呸！（裝了個鬼臉，吃糖）真甜，喜果糖到底兩樣！（忽然

記起)小姚呢? 還沒上花轎,就躲起來不見人了?

吳天寶 她還沒回來呀! 怎么着,你們不是一道兒下班的嗎?

小朱 她比我早下班,說是找武隊長評理去了。我還当她早就回來了呢。

吳天寶 武隊長? 評理? 小朱,這是怎么回事?

小朱 武隊長就是咱們局里的局長武震唄! 他当了鐵路援朝大隊的大隊長了。

吳天寶 啊……那志蘭去找他評什麼理?

小朱 前兩天,成立援朝大隊的消息一傳出來,咱們電話班就鬧開啦! 大伙兒搶着報名,志蘭第一個報上了名,我是第三個。報名以後,一個個都伸長脖子,巴望着批准。今天下午,批准的消息可下來啦!……

吳天寶 怎么样,都批准了嗎?

小朱 喝,批准的名單上,頭一個就是我小朱! 怎么样? 該恭喜我吧,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啦!

吳天寶 (霍地站起,向小朱敬禮)恭喜,恭喜!(急切地)那麼志蘭呢?

小朱 她沒批准。志蘭一看可就氣壞啦! 整個下午,嘟着嘴巴,誰也不理。一下班就跑,有人看見她上武隊長那兒去了。准是評理去啦!

吳天寶 (激動地)為啥不批准?

小朱 一來是這里的工作需要她,二來嘛,她就要做新娘啦!

吳天寶 需要?……結婚?……朝鮮這會兒不是更需要人嗎? 結婚可以慢點兒呀!

小朱 你話是不錯,可是組織上辦事是有原則的,(一本正經地)

必須四面八方，考慮周到。

吳天寶（自語）這樣，我更得跟她談談。（看表，急躁地）糟糕，只有一個多鐘頭了。

小朱 小吳，什麼一個多鐘頭？

吳天寶 再過一個多鐘頭，我又得跑車去啦！這趟回來，滿想跟志蘭核計核計，可她偏還不回來。

小朱（大聲）你怎麼不早說呢，我替你找她去！

吳天寶 這就謝謝你啦！

嬌聲 天寶，你在跟誰說話呀？

小朱（到廚房門口）大嬸，是我呀！

姚大嬸（端着一碗鷄子湯上）小朱，志蘭怎麼還不回來？天寶等她老半天了。

小朱 是呀，新郎官等急了！看在吃糖的份上，我馬上去找她回來。（欲走）

姚大嬸 我也給你煨個鷄子兒，吃了再去。

小朱 我倒是想吃，可是有個人呀，（做鬼臉）巴不得我馬上就去！（跑下）

姚大嬸（笑）這孩子真有趣。（對吳）趁熱吃吧！

吳天寶 又麻煩您老人家啦！（吃蛋）

姚大嬸（愛撫地看吳吃，片刻）天寶，剛才我在里边聽你們說什麼……報名呀，批准呀，是怎么回事？

吳天寶 小朱她們電話班里的同志報名參加鐵路援朝大隊，小朱批准了……（感到失言，馬上把話頭岔開）唔，大媽，你煨的鷄子湯真鮮！

姚大嬸 別瞞我，天寶。志蘭這丫頭喜歡起哄，她那份脾氣我

全清楚。这回报名参加什么……什么隊，我看准少不了她！天宝……

〔金桥上。他是中國籍的朝鮮人，穿着衲成長格子的偏襟新棉軍裝，精神煥發。〕

金 桥 大媽，我看姚段長來啦！（見吳）吳天宝同志，你也在这儿，多嚕回來的？

姚大孀 （一时沒認出來）您是……

吳天宝 噢，金秘書，你好哇！

姚大孀 是金秘書呀？！你这身打扮，我差点認不出來了。坐，坐！（倒茶）

金 桥 怎么，不認識了？大媽，我当了志願軍啦！（遞茶給金）謝謝。姚段長還沒回來？

姚大孀 （抱怨地）可不是，打昨兒一早出去，不知什么事兒纏着他，到这会還沒回來！

金 桥 姚段長也忙，剛才我有事到段上去找他，他在那兒正忙得不可開交。約好他一会儿回來，在这兒細談。

姚大孀 总算他还記得这个家。（对吳）天宝，你陪金秘書談談，我去收拾一下飯菜。金秘書，待会就在这兒便飯吧。

（下）

金 桥 不，不，別客气。（对吳）剛跑車回來？競賽怎么样啦？

吳天宝 咱們这台車总算完成了任务，現在正向新的目标跑。

金 桥 太好了。（起立，伸出手來）祝賀你！

吳天宝 （握手）謝謝你，金秘書。

金 桥 （打量房內的布置）喝，挺像样兒的新房啊！好日子就是后天吧？

吳天寶 算了吧！就是为了这件事，鬧得心里够别扭的。

金橋（驚異）别扭？有啥不满意？

吳天寶 你想嘛，今兒个大伙兒都在轟轟烈烈地抗美援朝，咱們怎能安得下心只顧自己的私事？听说志蘭报名参加援朝大隊，也就为了結婚沒批准，你說合理不合理？

金橋 噢，志蘭沒批准，你怎么已經知道了？

吳天寶 剛才听小朱說的。为了这事，我得和她好好談談。

金橋 你還沒見着志蘭？

吳天寶 沒見着，小朱找她去啦。真急死人！（看表）只有半个多鐘頭了。

金橋 別急，你應該相信組織，組織上考慮問題，是全面的。

吳天寶 金秘書，大爹他們段上报名的情况怎么样？

金橋 熱烈極啦！姚段長帶頭第一个报名。

吳天寶（自語）也是第一个？批准了？

金橋 今天我來……

（姚長庚上。臉像石头一样粗糙，習慣地麻搭着眼皮，輕易不言笑。）

姚長庚（抱歉地）你來了一会了吧，金秘書。

吳天寶（站起來招呼）大爹。

姚長庚 啊，天寶，你回來啦。任务完成了嗎？

吳天寶（兴奋地）十五万公里跑完啦，还要往二十万公里跑！

姚長庚 好，加勁干！（挂了外衣）今天回來，可以歇兩天了吧？

吳天寶 不，这就得走。（看表）糟糕，來不及了，我不能等志蘭回來啦！

金橋（对吳）你不是說小朱找她去了？再等一会吧。

吳天寶 实在來不及啦！……

嬌聲 怎么，天宝就要走？（上）吃了飯再去！

吳天宝 大媽，再不走，得誤点啦！

姚長庚 （想了想）任务緊，就讓他去吧！（對吳）明后天能赶回來不？

吳天宝 許能行。

姚大嬌 真是……真是……那末，天宝，你得早点兒赶回來呀！

吳天宝 您放心吧！（將嬌拉至一邊，從背包里拿出紙包，又掏出剛才寫成折好的字条，低聲地）大媽，我不能等了，這紙条兒請您交給她，這包東西一定得讓她第一個看。

姚大嬌 什麼寶貝兒，說了又說的？

吳天宝 待會兒她看的時候，您也就知道啦！（拿起背包和大衣）大爹，金秘書，我走啦，改天見！（下）

姚大嬌 （送到門口）天宝，你可早点赶回來呀！（回來將手中的紙条放在衣袋里，紙包放在枕头下）唉！眼看就要辦喜事了，一个个倒像沒事人似的！（下）

金橋 姚段長，送給朝鮮鐵路工人搶修綫路用的竹筐簍子，編得怎樣啦？

姚長庚 同志們的热情非常高，又有許多家屬幫忙，今兒下半晌都完成了。

金橋 那好。這會兒我有点事要跟你談談。

姚長庚 （嚴肅地）金秘書，對不起，讓我先問你一件事。

金橋 行，你說吧！

姚長庚 報名參加援朝大隊的人，上級是不是都批下來了？

金橋 可巧，我要跟你說的，也正是這個。

姚長庚 有沒批准的嗎？

金橋 大部分都批准了，可也有個別沒批准的。（坐近庚一點）
武隊長要我跟你談談，你我都是黨員，你在各項運動中……

姚長庚 這沒說的，敢情咱們能讓美國鬼子打到家門口來！

金橋 這次志願報名的同志，上級批准的原則是：首先讓黨團員去……

姚長庚 正確，太正確了！

金橋 其次讓積極的，沒家累的同志去；凡是有困難的，上級就考慮暫時不讓去。當然，今天每一個人的熱情都挺高，沒批准的同志，可能鬧情緒，這就得咱們黨團員發揮高度的紀律性，服從組織決定，給群眾做個榜樣。

姚長庚 黨團員沒組織觀念，那還成？

金橋 對，你說得對。現在咱們先來談談兩個沒批准的同志。

姚長庚 哪兩個？

金橋 一個黨員，一個團員。

姚長庚 那他們還能不服從組織的決定？

金橋 這就得看你啦！

姚長庚 （不解）看我？

金橋 老姚，對你說了吧，那個團員就是你的閨女姚志蘭。

姚長庚 （站起來）志蘭？——為啥？

金橋 這裡的工作需要她，她眼下又要結婚，所以上級決定不讓她去。

姚長庚 嗨，這丫頭報名，連她老子都瞞過啦。

金橋 你自己報名，告訴她了嗎？

姚長庚 (不好意思地)这……也沒有。

金橋 (笑)这就是罗。你能說服她不鬧情緒嗎?

姚長庚 (沉思)怪道几天來,这丫头神气挺不对头,我还以为她不舒坦呢,原來是……

金橋 (打断他的話)你看有困难么?

姚長庚 ……我,我來試試看吧,她是个团员,总得講組織性,紀律性。(坐下)

金橋 那么……还有一位同志……

姚長庚 (急問)誰?

金橋 这位同志在鉄路上工作多年啦,階級覺悟挺高,前年入了党,在群众中有威信……

姚長庚 到底是誰呀?金秘書,你今兒說話,怎么尽繞弯兒?

金橋 老姚,……这位同志就是你。

姚長庚 (感到突然,激动地站起來,大声地)怎么……怎么?是我不够……

金橋 (按他坐下)不,不,別激动。上級考慮这兒工作需要你;朝鮮环境艰苦,你又上了点年紀……

姚長庚 (又站了起來)上了年紀?黄忠八十还上陣呢?环境艰苦点,算得什么?我自小在風霜雨雪里过活,從來不怕什么艰苦;解放后,咱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眼看美國鬼子要走日本鬼子的老路,想叫咱們再过苦日子,这能行嗎?金秘書,說什麼我也……(激动得說不下去)

金橋 別激动,老姚。这是上級的決定,你多想想,会搞通的。

姚長庚 上級的好意我明白,不过,我是个党员,党员就應該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我要向上級提出我的理由。